

#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 第六章



餐厅四周摆放着一排长条桌,首尾相连。

餐桌沿着巨大的立柱平行排列,这些立柱带有飞扶壁和肋状结构,如同邪恶的利爪般向高耸的拱形天花板伸展开来。大厅中央摆放着一排巨大的铁锅,锅底燃烧的炼狱般的余烬驱散着永恒的寒意。几个僧侣吃完饭后留在大厅,低声议论着关于修道院修士、侍从和那些似乎守卫着修道院每个角落的不速之客之间每日冲突的最新传闻。伊万从桌上端起一碗鱼汤和面包,离开了稀疏的人群,走出了餐厅,这时气喘吁吁的奥迪诺修士差点撞到他。

“奥迪诺!我差点把它摔了,”伊万责备道,“你跑哪儿去了?!”奥迪诺顺着伊万审视的目光向下看去,发现伊万的袖子上溅满了鱼汤。

奥迪诺倒吸了一口气。“对不起,伊万。我们必须谈谈。现在就谈。”奥迪诺领着他走到建筑物的外角。

“关于?”

“新任红衣主教打算开启盖特石!”奥迪诺低声说道。伊万向后靠去,难以置信,眯起了眼睛。“我说的是实话。”

“提前喝点酒？”

你一定要相信我。

“奥迪诺,我们很快就会离开修道院了。我不需要催促。”

“伊万!我没喝醉,也没怂恿你。这些话是我无意中听到的 而且是他自己说的。”

伊万不以为意他的抗议。“太好了。现在或许我应该把拉撒路剩下的食物带给他。”

伊万正要离开,奥迪诺却紧紧抓住他的胳膊。

“伊万!”

“奥迪诺?”

“这些士兵不是教皇卫队。他们甚至都不是阿维尼翁人!伯恩上尉是皇家卫队成员 他听命于国王菲利普陛下。我告诉你 我亲耳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伊万把手放在袖子上。“请你放开我的胳膊。”奥迪诺照做了。“现在把你听到的都说出来,”伊万一边揉着胳膊一边说道。

我当时在澡堂窗户底下。我听到面有马松院长和船长的声音。

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给船长的手下提供足够的食物。当院长答应船长很快就会打开大门石时,船长威胁要离开修道院。船长同意给他三天时间。院长也同意了。

“什么?!你在开玩笑吧。”伊万皱着眉头问道,“他们来”

奥迪诺摇了摇伊万的肩膀,示意他全神贯注。“还有!克洛狄乌斯·格雷维尔和格拉特会去协助他。你知道,他们也知道如何移走祭坛顶石。他们已经同意指导红衣主教了,伊万!”

“他们为什么要同意?这根本说不通。”

“但这确实对克洛狄乌斯有利,因为他一直向红衣主教争取我们的高级职位,以换取他们的帮助。红衣主教也同意,如果他成功的话,就让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成为地下墓穴的新主管。”

“然而,红衣主教打开圣门石碑有何用处?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打算用它作为武器对抗英国人。据我所知,他似乎打算从中召唤亡灵 用来攻击克雷西战役中爱德华国王的军队。我听说……”

就连国王菲利普陛下也参与其中,但我怀疑陛下对此一无所知。

这一切都太可怕了 感觉好不真实!

伊万沉思道:“的确如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都不允许离开修道院大门 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士兵。”

“还有警卫扣押邮件。”奥迪诺补充道。

伊万揉了揉脸颊。“我的天哪,这太严重了,太可怕了。”

“拉撒路怎么办?他得去向克洛狄乌斯汇报。把他和米格尔 那个戴兜帽的 一起召回来?”

伊万回想起六年前,克洛狄乌斯要求米格尔当着其他侍从的面摘下兜帽。虽然沃尼格修道院长一直允许畸形男孩戴兜帽以维护他们的尊严,但克洛狄乌斯却擅自做了这件事。伊万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若非奥迪诺在场阻止,他恐怕会打克洛狄乌斯。伊万曾警告克洛狄乌斯不许碰他亲手为米格尔、塔特乌斯,尤其是拉扎勒斯缝制的兜帽 两人之间至今仍怀有芥蒂。

“如果红衣主教打开了那块门石,那就没有地下墓穴需要监管了 甚至连修道院也不剩了,”伊万喃喃自语道。“我必须把拉撒路带出去 或许就在明天晚上。你跟我们一起去吗?”

“是的,但是我们该如何出行呢?”

“一辆空的运货车还停在马厩旁边?”

“自从费斯托诺死后,船长就派人守卫马厩。我们根本无法靠近马车。就算我们侥幸能带走一匹马,不被追赶,也就算走运了。”

伊万凝视着远方。“看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步行离开了。”

“最近的村庄是穆拉特,走过去可不止一个晚上。太阳会在拉撒路升起的时候,我们才会 ”

“还记得几年前尼古拉斯修士带我们去的那个山洞吗?他称之为‘山口’?”

“是的,它深不可测,黑暗无比!”

伊万抬头望了望天空。“那就去山口吧。它正好在我们正西方向。星星可以指引我们方向;月亮应该能照亮我们的路。我去准备拉撒路。看看你能在厨房找到什么 够我们三个人吃的。哪怕只够……”

三人成军,以胃为生。快点,趁士兵们还没被吃光,食物还没剩下。

“是的。”

“还有三个大水袋。把它们都带到地下墓穴去。小心别让别人发现你带着这些物资。把它们藏好。还有奥迪诺 看在拉撒路的份上,别跟任何人说。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明白尼古拉斯对你意味着什么。”

“别担心,我知道。”

“如果你们被拘留,我们必须自行离开。拉撒路必须被带走。”

立即过来。”

“当然可以。我明天或不久之后就会把补给送到山口。”

他们分头行动,伊万朝着地下墓穴走去,奥迪诺则偷偷溜向食堂厨房。就在这时,格雷维尔修士才从食堂角落溜了出来。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他们两个,然后匆匆跑向院长办公室。

伊万端着一个小碗,匆匆走过地下墓穴的走廊,拐进一间房间。拉扎勒斯背对着伊万,站在一张桌子旁,正缠绕着一根新的火把,然后把它放好。

在一大堆已经准备好的火把中。

“我差不多都找到了,修士。我还需要更多布料才能完成。”拉撒路说道。他转过身去……面对伊万。两个空洞的眼窝落在了炖菜碗上。

“别管它了,来吃饭吧。”伊万说完,端着碗转身离开了。拉撒路跟在他身后。他们继续往地下墓穴深处走去,远离了拉撒路平时吃炖菜的房间。

“修士,我们要去哪 ? ”

“来吧,孩子。我们必须单独谈谈。”拉撒路跟着他,穿过蜿蜒的隧道。

伊万在巴斯顿墓穴门口停了下来。这座墓穴是为了纪念三个世纪前的加尔迪恩修道院院长克莱尔·巴斯顿主教而挖掘并命名的。伊万“啪”的一声,扭动门闩,打开了墓穴,然后他和拉扎勒斯走了进去。

伊万将碗递给拉撒路,点燃了墓穴的蜡烛。东墙和南墙上,七层高的墙上,两英尺宽的壁龛竖着安放着一面光滑的西墙上挂着一个简朴的木制十字架。房间中央摆着一张粗糙的木制冥想桌;门边放着一张窄窄的烛台。拉撒路把碗放在桌上,然后坐到凳子上。伊万走上前,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鱼和面包。是的,主要是面包,但你必须吃。食堂剩下的东西不多了。”

“是的,修士,”拉扎勒斯咕哝着,自言自语地抱怨着。他渐渐厌恶起面包来,这种修道院常吃的陈腐面包,与其说是为了解馋,不如说是为了填饱肚子。肉类要美味得多——尤其是鱼。而且经常,当那块……

他每晚的晚餐碗的面包显得格外大,他暗自思忖:“小伙子活着不单靠食物”,这句他早已熟知的经文,如今却带着一丝不敬的意味。

“拉撒路,你现在可以叫我父亲了。”拉撒路抬起头,看到了伊万。

微笑。私下，伊万总是允许拉扎勒斯称呼他为父亲。

“是的，父亲，”他遵命道，然后开始撕咬鱼肉。

“儿子，我们明天晚上就要离开修道院了。”

拉撒路愣住了。一股兴奋之情瞬间涌上心头，他仔细端详着父亲的脸，想要确认自己听到的话。

“是的，奥迪诺修士和我们一起来。”

拉撒路跳了起来，绕过桌子，张开小胳膊抱住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僧侣。

伊万笑着拥抱并拍了拍他。“快吃吧，时间不多了。”伊万哄着他回到碗边。拉撒路精神抖擞，狼吞虎咽地吃起了饭。

“鱼刺可不会手软，拉撒路。”伊万布道道。

“是的，父亲。”拉撒路放慢了吃东西的速度，小心翼翼地吃着，试图平息内心涌动的喜悦情绪，但却收效甚微。

“饭后，我要你们去井打水上来。你们的袍子和兜帽……”

需要清洗。

这时，一阵异样的感觉，像是一阵冷风拂过，打断了他的思绪。拉撒路转头看向门口，看向那股寒意的源头。

“当我们……什么？”伊万问道，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含糊不清，像是来自远方。

拉撒路能感觉到门外有什么东西，某种全新的、但却是本能的……

熟悉的气息。他陷入了一种恍惚状态，除了视觉、听觉和嗅觉之外，其他一切都消失了。

“有人来了？”伊万低声问道。拉扎勒斯的猜测没错，他听到了门响。

噼啪作响，仿佛有什么很大的东西越来越沉重地倚靠在上面。

伊万走到门前，把肩膀埋进门。门纹丝不动。

“门外是谁，拉撒路？”伊万低声问道。

“门会自动关上。”

“不，拉撒路。用你的耳朵听。外面有多少人？”

“没有脚步声，没有衣物摩擦的沙沙声。我也听不到呼吸声。外面一个人也没有。”拉扎勒斯说道。伊万哼了一声。

“父亲，我必须坦白一件事，”拉撒路低声说道。

“那是什么？”

“那天晚上，当盖特斯通发出尖叫声时……”拉扎勒斯低下了头。

“说出来吧，拉撒路。”

“我，嗯……在我的脑海……我听到了门石的声音。它自称是我的母亲……说她会来看我。”

你跟……？！

“请原谅，修士。我只是……”

“我的天哪!拉撒路,你把我们俩都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伊万揉了揉脸,在房间焦急地踱来踱去。

“我没有收集 而且你禁止我说话 ”

“别再提这件事了。清空你的思绪。我们现在就走。”

“是的,修士。”

一阵蝗虫般的嗡嗡声打破了寂静。父子俩环顾四周。刺耳的鸣叫声越来越大,仿佛十只蝗虫同时鸣叫 然后又像一百只。越来越响亮。

拉撒路坐了下来,双手捂住耳朵,把头埋在桌子上。

伊万睁大眼睛,目光在房间四处扫视。西墙上,木十字架下方,石头开始隆起,如同孕妇隆起的腹部。十字架在地上发出哐当声。石块从墙上脱落,聚集在一起,形成……

解剖形态。随后,那异形幻化成一个裸体女人的模样,她有着飘逸的红发和漆黑的双眼。蝗虫般的入侵者飞走了,女人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与之前将费斯托诺修士变成一具毫无生气的木乃伊时同样的邪恶笑容。

拉撒路揭开捂住耳朵的布,抬起头来。路西法之母站在他面前 他能感觉到真相正在诉说。拉撒路发现自己正盯着她胸前鲜红的乳房。而那乳房也像惊恐的双眼一样,瞪大了眼睛盯着他。

“转过身去,拉撒路!”伊万命令道。拉撒路再次把头埋在桌子上。

“说真的,神父,我真的那么丑吗?难道我没让您满意吗,亲爱的?”她用许多女人的声音问道。

“离开我们,而不是留在这 。”

“你没告诉埃尔乔关于他母亲的事吗?”

“你一点都不尊重他吗?他只是个孩子。看在上帝的份上,女人,滚开!”

“你们非得这样跟我打招呼吗?看看我给了你们什么?”他们看了拉撒路一眼,又转过头来。

“他属于上帝。”

她微笑着俯下身,张开双臂说:“好了好了,拉撒路,到你母亲这来。你呼唤我,我就在这 ,为了你。拥抱你的母亲吧,孩子。”

拉撒路轻轻抬起头,再次找到了她的乳房,它们松弛而丰满地垂着。那对乳房在她身下优雅地摇曳着。

“拉撒路!”伊万斥责他。

拉撒路低下头,对着食盆说道:“修士,她进入了我的脑海。我感觉……”

她 她已经停止呼吸 已经死了。

“求求你住手，”伊万哀求道。

拉撒路摇了摇头,再次对着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别管他!他只是个孩子!”伊万吼道。

路西法尔站起身来,反驳伊万说:“你这畜生,什么也命令不了。闭上你的嘴,否则你的眼睛就会永远被它舔瞎。”

伊万走到拉撒路面前,啐了一口:“没有全能的上帝,你什么也做不了。”

她用漆黑的眼睛怒视着他:“别惹我,畜生。”

拉撒路再次抬起头。越过伊万,他能看到她半裸的身体。像所有怪诞人物一样,她也没有肚脐。他的目光顺着她苍白的腹部向下移动,最终落在她的大腿之间。她微微侧身,让拉撒路得以完全欣赏她的身体。罪恶感让他感到一阵温暖。

他感觉血管像着了火一样。她咧嘴一笑。

“不洁的仆人,奉我们主基督的名,你这捆绑你的人,滚开!”

路西法尔大笑,反驳伊万:“仆人?被束缚的?听着,畜生。是我捆绑了你们的基督,审判并鞭打了他。是我把钉子钉进了他的身体。”

手和脚。是我剖开了他的肋旁,戏弄他,用脆刺加冕他为王。是我考验了他,而他却为我作证。是我把他像一只无助的昆虫一样碾碎在永恒的篇章中,创造了你如今声称信奉的信仰。我并非受束缚的仆人,亲爱的圣人。像耶稣那样为我作证吧。

就像拉撒路那样。

伊万顺着她的目光望去;拉撒路再次凝视着她。

“拉撒路!”伊万斥责道,并挡住了他的视线。拉撒路低下了头,双手捂住面具。她仰起头,发出了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响彻整个房间。

然后她开口说道:“我的埃尔乔比你更像个男人,但他根本就不是个男人。”

“我奉至圣主基督之名命令你,魔鬼,离开这个地方!”

“上帝啊!”伊万喊道。

她改变了声音,用伊万的口吻说道:“我不过是一堵墙的一块石头,算不上什么神人。拉撒路是我被囚禁的欲望的化身 是我背信弃义、离弃上帝的罪恶。”

“拉撒路,捂住耳朵!”伊万用模仿的声音喊道。拉撒路照做了。

她继续替他说话:“他每天都在无声地提醒我。拉撒路正被我的罪恶感淹没。当我看到他时,我看到了我自己。我强迫自己相信。”

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他将承受义的痛苦,如同我罪孽深重时应承受的痛苦。最终,拉撒路将彻底溺亡,洗净我的罪孽,我也将得到洁净。

“够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滚开!”伊万吼道。

路西法尔让她恢复了以前的声音:“或许你应该沉溺于自己的罪恶感中,让拉撒路沉溺于他的罪恶感中。”

从木乃伊的缝隙 从每一具尸体的后面 涌入房间的老鼠潮水般涌来。数百只尸体从洞涌出,汇成一片沸腾的黑色皮毛海洋。它们油腻腐烂的毛发散发出恶臭,瞬间吸走了房间所有可呼吸的空气。蜡烛熄灭了,墓穴陷入一片黑暗。拉撒路的瞳孔瞪得老大,眼皮也随之剥落。他穿过层层阴影,却发现母亲正带着一丝狡黠的微笑看着他,她闪亮的黑眼睛比眼间的黑暗还要黑。

老鼠成群结队地涌了出来。它们眯缝着眼睛,牙齿紧咬,爪子像针一样,灰色的尾巴甩来甩去,几乎占据了地板的每一寸空间。它们肮脏的爪子在地板上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就像无数只蝎子在咔哒作响。它们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它们疯狂地扭动着身体,一片混乱。这些啮齿动物涌到了伊万的凉鞋上,它们爬进了他的长袍。它们抓挠、啃噬着他。伊万尖叫着,一把抓住并扯掉了成群的虫子。他瘫倒在地,瘟疫的黑色海洋淹没了他,冲走了他的血肉。

房间突然安静下来,伊万在空荡荡的地板上挣扎。女人站在他上方,大笑着。幻象消失了,但撕裂血肉的剧痛依然萦绕着他。拉扎勒斯费力地想把伊万扶起来。伊万翻了个身,呕吐起来。拉扎勒斯站起身,扯下面具。他跨过伊万,发出嘶嘶声,耳朵向后贴着,露出粗壮的犬齿,公然挑衅着她。她皱起眉头,歪着头,像一只迷茫的狗。然后她猛地扑上前去,咆哮着,一巴掌把拉扎勒斯拍飞,把他撞进一个木乃伊的凹槽。

然后瘫倒在地,失去知觉。

她弯下腰,揪住伊万的一缕头发,猛地抬起他的头。她在伊万耳边低语道……许多妇女的声音:“要知道该向谁作证。记住:在我的田地,石头不是你可以好奇的;我不是你可以好奇的;埃尔霍也不是你可以好奇的。”而那些过客,却干涉他人命运的人,就好比抓住了龙的尾巴。

她拽下他的头,站起身来,继续亵渎神明地说:“你们当为我作证,正如……”

耶稣做到了。我是路西法,天使中的天使,军团的首领,理应拥有你永远无法得到的东西。如果你还不是我的,我早就在这了结你。

“现在,别管我的事,畜生。”伊万喘着粗气,随即陷入昏迷。

她转身,伴着千百只蝗虫的嗡鸣,穿过了墙壁。沥青房间一片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如同任何一座墓穴。

~\*~

奥迪诺修士拖着脚步穿过庭院,竭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已经把偷来的、够吃五天的补给藏在了僧侣宿舍。他溜进了通往地下墓穴入口的建筑侧门。沿着主走廊,他听到士兵们正从正门进来。

伯恩上尉沙哑的声音盖过了行军的脚步声和金属盔甲的叮当声: “三个!高个子、胖子和戴面具的侍从!”

搜遍每一条隧道,每一个地穴!如果抓到他们,就把他们关进澡堂,立刻通知我!

“是,船长。”一个声音回答道。

“现在,回宿舍去。你们几个男的跟我来。”

士兵们分列两列,奥迪诺隐入一道深邃拱门的阴影中。一队人马沿着通往地下墓穴的走廊行进。伯恩和其余的人转身离开,径直朝奥迪诺走来。奥迪诺屏住呼吸,蜷缩在角落。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他身边掠过,几乎近到可以数清他的头发,然后走出了建筑,他的身影就在他触手可及的范围内。

奥迪诺慌忙挣脱,从侧门溜了出去,周围到处都是窥视的目光。

他感觉自己赤身裸体 像一头闪闪发光的猪,被两百头饥饿的狼围困着。他悄悄潜入夜色,藏身于紧邻修道院外墙的一排常绿灌木后,从交错的枝叶间窥视着穿过庭院的小队士兵。奥迪诺气喘吁吁,呼出的气息在清冷的空气中凝成雾气,他倚靠在墙石上,鼓起勇气 也强忍着双腿发软的疼痛。他必须在队长的手下找到伊万之前找到他;他必须让拉撒路的兜帽不掉下来。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喘口气。一个令人震惊甚至清醒的念头浮现出来:他知道自己寡不敌众,没有掩体,而且肯定没有时间做任何事了。

一阵喘息之后,或许会演变成一场迅速爆发的全面悲剧。

在奥迪诺凉鞋下方近三十英尺处,在地下墓穴深处,有一扇门通往……

巴斯顿墓穴被强行打开。一支摇曳的火炬照亮了黑暗。“我们抓到他们了!就在这间墓穴!”持火炬的人沿着走廊喊道。躺在地上的伊万动了一下,一群士兵的脚步声涌了过来。士兵们涌入墓穴。两名卫兵将伊万抬了起来。

“那个胖修士 奥迪诺 在哪儿?”一个士兵问道。另一个士兵在地上发现了拉撒路的面具,并把它交给了正在审问伊万的那个人。在尸体后面,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双深蓝色眼睛向外凝视着。

“那孩子在哪儿?没错,这是他的面具。”士兵问他。他像只地窖的老鼠一样悄无声息地低下头,把多余的长袍拉过头顶。

几个男人用火把扫视房间,发现面空无一人,只有一排排木乃伊嵌在墙壁。伊万在一具木乃伊后面发现了一块崭新的长袍 是拉撒路的长袍。它微微动了一下。

“我一定是摔倒了。我流血了吗?你看这?”伊万问他们,同时把他们的火把重新照向自己。

“不。你为什么会在在这个坟墓?”

伊万揉了揉脸,踉跄着越过士兵,朝门口走去。他紧紧地抓着……用手臂拦住了他。

“我前来祈祷 却陷入了黑暗。我找不到出路。”

“这个面具呢?那个男孩在哪?”

“哦,他有很多这样的面具。这个已经破烂不堪了 现在只剩下一块破布了。拉撒路被囚禁了。”

“回他房间去。求求你们,我必须出去透透气。”伊万强迫自己走到门口。男人们她最后瞥了一眼地窖,不情愿地跟着他走了出去。

“男孩的住处在哪?”士兵问道。

“沿着这条走廊往右走,他的房间就在左边第一个。”

“那位修士 奥迪诺 在哪?”

“我记得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牢房,就在宿舍。我得去看看拉扎勒斯。”伊万挣脱了士兵的束缚。他们抓得更紧了。

“我的命令是逮捕你,修士。你跟我走。”

“什么?!逮捕?!为什么?”伊万难以置信地问道。

士兵对其他人说:“你们所有人继续搜寻 男孩的住处。”

他转向伊万说道:“请原谅,修士,我或许也觉得这很难。我只是奉命行事。请您平静地过来。”伊万欣然同意。

对于拉撒路来说,离去士兵的声音如同遥远的回声般渐渐消逝,他仍然留在……地穴中,一具石化的尸体躺在同样石化的牧师 前任牧师的尸体 之下。

巴斯顿修道院院长克雷斯·巴斯顿,巴斯顿地穴的主人。遗骸正是那位将纳拉姆辛封印在贝尼翁隧道中的神父,他希望永远埋葬盖特石的语言和秘密。如今,巴斯顿院长的遗体也帮助拉撒路免遭立即发现,因为他被彻底掩埋在遗骸之下。

1347年10月1日

拉撒路和伊万的内心感受都很相似:“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对于这座修道院而言,没有了黎明前钟楼的鸣钟,没有了食堂的用餐召唤,也没有了夜晚宿舍冥想祈祷时响起的铿锵声。修道院,关于其永恒而神圣的祈祷和劳作的日常,仿佛失去了所有的秩序和规律。在死寂般的教堂钟声下,时间仿佛在这座异常喧闹的修道院彻底停滞了。拉撒路和伊万被困在彼此分离的地方;拉撒路在一具脆弱而嘎吱作响的尸体下挣扎,而伊万则被困在守卫森严的修道院浴室,无路可逃。

在这一天,他们两人听到的修道院周围的声音都差不多。平日寂静无声的地下墓穴,如今墙壁间回荡着士兵的呼喊声、争吵声,甚至偶尔还有轻笑声。而平日静谧的修道院庭院,只有僧侣们在庄严的冥想中漫步,如今却一片嘈杂。

场地内人声鼎沸,士兵喧闹,战马嘶鸣,金属碰撞作响。

然而,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却截然不同。拉撒路被困在一具死去的牧师身下,他潮湿的呼吸将这间简陋的房间加热到令人窒息的程度。汗水顺着他黏腻闷热的长袍流淌下来。尸体下新渗出的水分使腐烂的恶臭更加浓烈,如同腐烂蔓延的、触手可及的帷幕,弥漫在拉撒路狭小的空间。而伊万则被警惕的士兵们困住,在石砌浴场的露天寒风中几乎冻死。他绕着浴池来回踱步,身上只穿着一件长袍和凉鞋,几乎无法抵御寒冷。他再也感觉不到手指和脚趾曾经剧烈的疼痛。仿佛他的四肢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于拉撒路和伊万而言,在他们共同的苦难中,时间仿佛被无情地拖延着,漫长的一天似乎永无止境。最终,暮色降临,浓重的阴影笼罩着修道院。

两名士兵站在澡堂正门外,伊万再次打量起那又深又窄的窗户:“一个男孩可以轻易挤进去,但却挤不进去。”

他身材魁梧。他坐在石池边,像无数次那样,审视着守卫森严的入口 仍然没有便捷的逃脱方法。

其中一人走进澡堂,从他身边经过。走到澡堂后角,他停在一个高台上,推开一块木板,小便了。他回头问伊万: “你为什么被捕?”

伊万讽刺地厉声说道: “我拒绝听你们船长的忏悔。”

守卫轻笑一声,把木块重新盖住洞口,然后回到门外的岗位上。他低声跟另一个守卫说了几句,那守卫回头瞥了伊万一眼,也笑了。

“嘘!”后墙的窗户传来一声嘶嘶声。奥迪诺的脑袋塞进了那个狭窄的洞口。

伊万冲到窗边, “感谢上帝!奥迪诺,拉撒路在哪儿?”

“看来我们还在地下墓穴。守卫还没找到我们。”

“奥迪诺,听我说。带上足够的袍子 抱满胳膊。”

你冷吗?

“动手吧,奥迪诺。快点。”

奥迪诺消失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把那团布挤进了窗户。

“我躲在西墙灌木丛后面,”奥迪诺嘶嘶地说。

“足够好了!开始吧!”

奥迪诺溜走了。

伊万将一件长袍一半搭在小窗户,一半搭在外面。然后他打开了一扇……

他把长袍的其余部分塞进斗篷的空腔、袖子和兜帽。他解开了绳子。

他用绳子把腰带系在假人身上,然后把假人背部朝下支撑起来。

他赶走守卫,大步走到澡堂后方,掀开厕所的木盖,将整个平台向后倾斜。他爬进肮脏的土坑,小心翼翼地将平台重新盖在自己身上,并重新调整好木块的位置,盖住开口。

片刻之后,他听到脚步声和第二个卫兵的声音,他正在质问那个临时做成的人体模型:

“所以你拒绝听队长的供述?”士兵笑了。

守卫把木块从厕所上移开,伊万向后靠去,透过洞口向张望,看着守卫做好准备。守卫果然这么做了 伊万皱着眉头,长袍的前襟湿漉漉地垂了下来。

士兵一边说着,一边回头看了看假人: “即使是魔鬼也不敢”

水流停止了。守卫向后跳去。

“哎呀!他走了!修士走了!”

第一个守卫跑了过来。第二个指着窗户的长袍说：“他逃走了！”

“太小了！他肯定躲在某个地方！”

他们把澡堂翻了个底朝天，这时第二个人开口了：“我告诉你们他逃走了！船长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那两个在逃的家伙了！我们在这浪费时间！”说完，他们一起冲出门口，绕着澡堂转了一圈。伊万扔开木制厕所，从洞爬出来，逃走了。

没过多久，伊万就发现奥迪诺正朝他挥手，示意他钻进灌木丛。奥迪诺一脸不高兴地看着他，问道：“你干了什么事？”他捂着鼻子和嘴巴，问道：“你出什么事了吗？”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 但时机未到，奥迪诺。”

他们的呼吸在寒冷的黄昏空气中凝成白雾。奥迪诺向后靠去，远离伊万，脸上残留的气味让他面容扭曲。

“奥迪诺，你知道些什么？快全说出来。”

“我了解到枢机主教打算开启圣门石。他现在就在大教堂。”

克洛狄乌斯、格雷维尔和格拉特。他已下令将僧侣和侍从们封锁在宿舍，队长也已将所有入口的守卫人数增加了一倍。

“他们动手的时候拉撒路不能在场 太危险了！我们必须把他带走。”

今晚我们要离开威斯敏斯特教堂。你和我们一起出发吗？

“的确！”

“那么今晚我们就出发去山口。食物和水 你都准备好了吗？”

“伊万，食物都在我的牢房；可是我过不了守卫那边。”

“那我们就不带补给出发了，”伊万抬头望着星空说道，“我这就去把拉撒路叫来。”

“他不可能独自离开地下墓穴，”奥迪诺说道，“或许是从井洞？他会躲起来”

“他在巴斯顿墓穴。你们待在这。”伊万拖着脚步从他身边走过，穿过灌木丛，飞快地跑到那座地下墓穴所在建筑的侧门。

入口。

奥迪诺听到建筑物另一侧传来愤怒的尖叫声，便透过茂密的灌木丛向外窥视，只见伯恩队长和许多手持火把的卫兵在拐角处熊熊燃烧。伯恩指着四面八方，一边大声指挥：“封锁建筑物！你们四个，在那边站两个人 我要你们背靠背站！你们所有人，在另一边保持间距！你们六个留在这！锁好所有的门窗！其他人跟我来！快走！”

然后船长一边喊叫,一边自言自语道:“放他逃跑了!”

“一群无能的混蛋!”一大群士兵涌入大楼正门,而另一些士兵则守住了侧门,伊万不久前才从那进入大楼。

他自己。

奥迪诺仰头撞向墙壁,闭上眼睛,咬紧牙关,一拳砸在石头上——一场彻底的悲剧。

伊万沿着主走廊飞奔,大声呼喊拉扎勒斯的名字。几乎就在同时,拉扎勒斯转过通往巴斯顿地穴的隧道拐角。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伊万一把将他拽开,揪着他的肩膀摇晃。“听着,拉撒路!照我说的做!”

你明白吗?”

“是的,父亲。”

“我们现在就走!不要停,不要说话!快点,跟紧我!”

伊万放开他,转身飞奔回隧道,拉扎勒斯像个矮小的驼背幽灵般紧随其后。他们绕过拐角来到楼梯走廊,突然停了下来。

在他们面前,伯恩上尉带着一大群士兵走下楼梯。

“够了,追捕结束了,神父。”

伊万挡在了拉撒路面前。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他垂下肩膀。“我们会和平离开。”伊万强颜欢笑,鞠躬并双手合十,像个虔诚的修士。

“你当然可以。现在,那个胖子在哪儿呢?”

“奥迪诺修士?”

“相同。”

“我不知道他在哪。”

伯恩凑近伊万的脸说:“我现在本该和你们的院长在一起,可我却却在修道院追着两个不合群的僧侣和一个驼背的侍从跑。你来惹我生气了。现在,既然所有的神父都在宿舍——除了那个胖子,其他人都到齐了,而且我知道在你被捕之前,澡堂没有神父的法袍,

我再问你一遍,他在哪?我需要你的回答。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不知道在哪。”

伯恩转身,猛地一拳打在伊万的下巴上。拉扎勒斯倒吸了一口凉气。

“拉撒路!”伊万拦住了他。伊万猛地扑上前去,一记紧握的拳头狠狠地击中了队长的下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卫兵们制服了伊万,伯恩则在一旁默默承受着疼痛。

“啊,一个内心充满激情的牧师,”伯恩抹去嘴角的血迹,命令手下:“把他拉到一边。这小子说话更像个野兽。”

卫兵们将挣扎的伊万推了回去。拉扎勒斯向后跃去,空洞的眼眶直直地望着伯恩。

“我说过我们会和平离开,”伊万啐了一口,“只是别伤害那孩子!他有病!”  
几名卫兵退了回去。然而,队长却毫不退让,低声说道:“我要看看他的脸。”他命令离他最近的卫兵:“你,摘下他的面具。”

“不!你不能这么做!”伊万大喊着,剧烈地喘息着。

士兵一把抓住拉撒路的兜帽,把它扯了下来。惊恐的士兵们四散奔逃。  
一阵武器出鞘的碰撞声。

“嘶!”拉扎勒斯朝后退的伯恩啐了一口;他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黑色的头发蓬乱不堪,长长的耳朵紧贴着身体,露出獠牙,十分凶狠。

“魔鬼小子!”一人喊道。其他人则低声惊叹。

“不!”伊万挣脱束缚,一把将最近的守卫摔到墙上。几个守卫蜂拥而至,他像个疯了的巨人一样把他们扔来扔去。房间一片混乱,伯恩冲向伊万,一把白柄匕首刺入他的肋骨。伊万喘着粗气,踉跄后退。他大喊一声:“快跑,拉撒路!”

拉撒路目睹了刀子、鲜血,以及一些 在伊万看来是可怕的东西。

“嘶!”拉扎勒斯鹰隼般的尖叫声划破空气。震聋的士兵们呆立原地,目瞪口呆。伊万瘫倒在地,呻吟道:

“快点,小子!现在!”地下墓穴入口彻底封闭,拉扎勒斯旋转着,像一团燃烧的幽灵,沿着主通道飞驰而下,深入隧道深处。

士兵们突然停住脚步,放下武器,彼此交换着目瞪口呆的眼神,目瞪口呆地看着伊万和伯恩。伊万对伯恩呻吟道:“他没有恶意。他心系上帝。求求你,放了他吧 让他走吧。”说完,他转过头,叹了口气,目光空洞地望着前方,除了墙上的一道裂缝,什么也没看。

随后的寂静中,伯恩抬起头,发现手下正盯着他手中的匕首,刀刃上沾着牧师的鲜血。他猛地擦干净,将匕首收回鞘中,打破了沉默。“继续前进。”  
他转身走上台阶,手下们像分开的死海般纷纷让开。他停下脚步,对他们说道:“逮捕他;不许用刀剑;我要那个魔鬼小子 毫发无损。”手下们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他周围。

“现在!”

他的士官长回应道：“你们都听到了上尉的命令！快走！地”他沿着……起飞了  
下墓穴！”士兵们收起佩剑，跟着他涌了进去。士官长的命令声在隧道中回荡：“你们三个往  
那边去！检查那些门！你们两个进去！搜遍每一个缝隙！”

在楼梯间，伯恩喃喃自语，对着他的手下说：“没有哪个正经的牧师会保护野兽。”他召来  
六个人，“你们跟我来。我相信你们已经在院子整顿好了我的军队。”

其中一人肯定道：“是的，船长。一百名身材魁梧的壮汉 等待命令。”

伯恩回头看了一眼伊万的遗体，眯起眼睛，怒气冲冲地上了楼。

“就此结束吧。”

【第六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是创作出来的

d完全致力于

##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